

吳伯箫著

煙塵集



煙塵集

吳伯蕭著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北京

煙塵集

吳伯簾著

*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)

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：(173) 字數：100千

開本 31¹¹×43¹¹ 1/32 印張 5⁷/₈ 插頁 2

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00061—14000

定價(6)0.59元

定價五角九分

目 次

第一輯

羽書

我還沒有見過長城

第二輯

記亂離
夜發靈寶站
馬上底思想
潞安城
沁州行

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三

六 二

路羅鎮

神頭嶺

夜摸常勝軍

微雨宿繩池

第三輯

黑紅點

打妻子

游擊隊員宋二童

化裝

一蟬血

文件

『調皮司令部』

第四輯

南泥灣

充

毛公允

一四〇

一三七

一三三

一三〇

一三七

一四六

一五三

一五二

『火焰山』上種樹

新村

後記

一九五二年

三月

第一輯

羽書

羽書，或羽檄，翻成俗話，應是『雞毛翎子文書』，『雞毛信』。這東西彷彿是很古就有的。『漢書注』裏說：『……以木簡爲書，長尺二寸，用徵召也，其有急事，則加以鳥羽插之。』『史記』裏也有『以羽書徵天下兵』的話。出於古詩詞的，更數見不鮮；如高適底『燕歌行』裏『校尉羽書飛瀚海，單于獵火照狼山』。岑參詩裏的『羽書昨夜過渠黎，單于已在金山西』。都是。想來，羽書是用之於緊急軍事的無疑。因爲，古時候雖有睿智如諸葛先生者，能發明木牛流馬用作戰爭利器，但用電波來傳話、遞報的事却還沒人曉得。信鴿呢，難得役使自如；蠟丸書呢，又嫌麻煩費事，於是檄文插羽毛，意使急行如飛，就算盡緊張迅速之能事了。不信，那木簡的另一面所常寫的『速速速』的字樣，就很敵得過於今電文上的『十萬火急』。

童年在家鄉當小學學生的時候，曾朦朧記得有過『雞毛翎子文書』下鄉的故事。說朦朧，那是歲時月日記不清的意思；留的印象却很深很深，至今回憶，還歷歷在目。是一個黃昏。黃昏，在中年人易多閒愁，『閒愁似與黃昏約』；在小孩子就易生恐

懼。那晚也是。都吃了晚飯罷，巷口有的是立着談閒天的人。有牽了牛到村邊灣裏去飲牛的。家家門口的狗在冷打慢吹地吠着。也有誰家媽媽喚孩子的聲音。空氣很平靜，不，又有點兒異樣的浮動。忽然一個鄰莊的小夥子跑來了，滿頭是汗。對，是冬天，有點風呢。那人穿着短襖，紮着腰，戴一頂瓜皮氈帽。跑到人叢裏，站定了還喘。說是我莊長。問：『什麼事？』他喳喳着說：『雞毛翎子文書！』聲音很低，但很清楚，很有力。站在周圍聽的人臉上都立刻罩了一層嚴肅與矜持，互相看看，也偷偷回頭瞧瞧，氣氛恰像深秋的霜朝。我那時雖還小，是頭一次聽說『雞毛翎子文書』，但也打了一個寒噤，爲什麼却不知道。

有人把那莊長請來了。不知誰去的，那樣快，一請就到。彷彿原就在跟前似的。那人從腰裏掏出文書來，又唼唼喳喳地說：『口子鎮，啊啊，初五雞叫趕到！三個，啊啊，每人每一根白蠟桿，兩束乾草。啊啊，一莊傳一莊。不得有誤！不去的燒……』他說着，大家一壁聽，一壁看他手裏的一個木牌，那就是文書了。方方的，下端有柄，頂頭插兩根雞毛，正面寫字，是『速速速』。聽着看着，人人底嘴都閉緊了，身上頓時充滿了小心與力！莊長接過木牌來，手都哆嗦了。即刻吩咐，結果是家裏一匹馬應差出發了。騎馬的是鐵蛋百順。

記得，天緊跟着就黑了，漆黑。我被父親看了一眼，就跟着家去了。

狗彷彿都不再吠，沉默鎖住了全村，像暴風雨的前夜。

那晚，家裏的馬回來似乎已半夜了。大門是上了鎖又開的。

過了幾天，忘記是幾天了，初五。口子鎮上發了大火，燒的是各村帶去的乾草。縣長底轎子在那裏被農民搗毀了。坐轎子的是上頭派下來的量地委員，受了重傷。縣長聽說是化裝了莊稼老斗逃跑了的：穿着破棉鞋，棉襪露了瓢子，也戴一頂瓜皮氈帽。說是一天沒吃飯，叫了人家『大爺』，人家才給了一口飯湯喝；都傳得有名有姓。

後來事情怎樣進展不很清楚，只知道當時城裏好幾天沒有官。要丈量地畝的也不丈量了。

這是一回『雞毛翎子文書』的事。從那直到現在沒再聽說那兒還鬧過這玩藝，可是總覺得那兒是在鬧着。速！速！速！很快就集合了大幫人，燒着大火，千萬根白蠟桿底下，有人被打倒了，有人被趕跑了，生活總要變變樣子。那『雞毛翎子文書』像雷公電母，又像天使，它散佈着風雨，也常是帶着幸福，在飛！

八月十五，把異族侵略的敵人一宿中間從中原版圖上肅清，民間是有過傳說的。那真是悲壯，痛快，可歌可泣的歷史的頁數！可是誰發的命令呢？多言的嘴是怎樣用秘密

的封條封攏的？覺得神妙了。我想，傳遞消息會用的是『雞毛翎子文書』罷？雖說山遙水阻，交通多滯塞不便，但你曉得，羽書是會飛的！雖說中原版圖遼闊，足跡殆難踏遍，然而，速速速，羽書是飛得快的！雖說，敵人已佈滿了中原，混進了戶戶家家，作了戶家家底主人，但，你要明白，忿怒鎖在了每個中國人底心裏，血液都被狠毒煮沸了，即使怒不敢言，笑裏也可以藏得住刀子！那怕它敵人再多些，只要下深了鋤，自然會連根也拔盡了的！

啊，『雞毛翎子文書』飛啊！去告訴每個真正的中國人，醒起來，聯合了中國人民真正的朋友，等那一天，再來一個八月十五！

一九三六年二月四日大風夜。

我還沒有見過長城

真慚愧，我還沒有見過長城，長城却已經變了顏色！

記得六年故都，我會划過北海的船，看那裏的白塔與荷花；陶然亭賞過秋天的蘆荻，冬天的皓雪；天橋，聽雲裏飛，人叢裏瞧踢毽子的，說相聲的；故宮與天壇，我贊歎過它的壯麗和雄偉；走過長長的西長安街，與夫擠滿了舊書及骨董的廠甸；西郊趕過正月十五白雲觀的廟會，也趁三月春好遊過慈禧用海軍費建造的頤和園，那裏萬壽山下有昆明湖，湖畔有銅牛騎蹇。東郊南郊都作過漫遊，即無名勝，近畿小館裏也可以喝茶，吃滿漢餽餌。還有走走就到的東安市場，更是閒下來蹣跚的大好地方。可是，六年，西山溫泉我都去過，記得就沒去什剎海。爲此，離開了故都曾被人嫌棄說『太陋』。說：『什剎海都沒逛過，還配稱什麼老北京！』當時真也閉口無言。有一年發狠，湊巧有緣重返舊京，記得還沒有進旅館的門就僱好了去什剎海的車子。夏天，正趕上那裏熱鬧：地攤子戲，搭臺的茶座，直接着訪問了個足夠。印象彷彿並不好，心頭重負却卸去了。記得第二天，纔有空去文津街，進國立圖書館。

現在想：什刹海不見算什麼呢？沒去看長城纔是遺憾！啊，萬里長城！去北京只不過幾個鐘頭的火車。

萬里長城，孩提時的腦子裏就早已印上它偉大的影子了。讀中國古代史，知道戰國時候，魏惠王、燕昭王、胡服變俗的趙武靈王，都曾段落的築過長城，來衛國禦胡；秦始皇遣蒙恬斥逐匈奴之後，又因地形，制險塞，從臨洮至遼東將長城來了個連絡的修築，延袤萬餘里；工程的浩大，那不是隋朝底運河，西歐底蘇彝士所能比擬的。秦始皇焚書坑儒，建阿房，鎖兵器，千百年來在人們的腦子裏留下的是一个暴君的影子。獨獨萬里長城至今亮在祖國人民的心裏，矗立在祖國連綿的山上，成爲四千餘年文明古國的標誌。这不是因爲萬里長城是秦始皇的什麼豐功偉蹟，而是因爲它是幾千萬古代勞動人民血肉的結晶！

曩昔，在萬年書屋，聽主人告訴：有一次趁京綏車，過南口車站，意欲去青龍橋，偶爾站臺小立，順了一目荒曠的山麓望去，遙瞻依地拔天的萬里長城，那雄偉的氣象，使你不覺要引吭高呼。嵯峨的山巔上是蜿蜒千迴的城牆，是碉堡，是再上去穹窿似的蒼天。山下是亂石，是谷壑，是秋後的蔓草婆娑。西風刷過，那一脈蕭蕭聲響，淒涼裏含了悲壯，令人巍然獨立，覺得這世間只有自己，却又忘懷了自己。很記得，主人說時，

從沙發椅上跳起來，豎起大拇指，藹然的臉上滿罩了青年的光輝。記得從萬年書屋出來的歸途，披了皎潔的三五月，自己邁的是鴕鳥般的大步。

又一回，一個青年畫家朋友，談到自己繪畫的進步，說幾乎像英國拜倫一覺醒來成了加冕的詩人一樣，是逛了一次長城，纔將筆法放開，心胸也跟着寬闊了的。那談吐的神情，也簡直令人疑惑他生生吞下了一座長城的關口。是呢，聽說太史公司馬遷周覽了名山大川文章才滿蘊了磅礴的奇氣。江南風物假若可以賦人以清秀的姿容，艷麗的才藻，塞北的山巒與曠野是會給人以結實的體魄，雄厚的靈魂的。啊，長城！

從山海關一路數去，你知道麼？像喜峯口、古北口，像居庸關、雁門關，一個個中原的屏藩要塞，上口真要有霹靂般的響亮呢。一夫當關，萬夫莫敵，守得住一處，就可保得幾千里疆域。啊，真願意挨門趨訪，去問問古蹟，溫溫古名將底手澤，從把守關口的老門丁和城下淳樸的住戶那裏，聽取一點孟姜女底傳說，金兀朮與忽必烈底史實。但是我還沒去，竟然已無緣去了！

朋友，你可想過，在長城北邊，那黃河九曲惟富一套的地方，帶一幫茁壯的男女，去組織一處村落，疏濬縱橫支渠，灌溉田畝，作一番開闢草萊斬荆棘的開墾事業麼？那裏地土最肥，人煙還稀。你可想過，在興安嶺的東南陰山山脈的南部那一抹平坦的原野，

去藉灤河、飲馬圖河的流水，春夏來豐茂的牧草，來編柳爲棚，疊土爲壁，於「馬圈子」裏剔羊毛，養駱駝，搾牛奶麼？那工作頂自由，頂灑脫。不然，騎馬去罷！古北口的馬匹有名哩。湊煦日當頭，在平沙無垠的原野裏，你儘可縱身於野馬羣中，跨上一匹爲首的駿驥，其餘的會跟你呼嘯而至的。不要怕那驟驟嘶聲，那不是示威，那是迎迓的狂歡，你就放膽馳騁奔騰罷，管許將你滿懷抑鬱吹向天去。『氈幕繞牛羊，敲冰飲酪漿』，那邊塞寒冬霏雪凝冰時的生活，你也想嚐嚐麼？住蒙古包，烤全羊，是有它的滋味的。漢王昭君曾戎裝乘馬抱琵琶出塞而去；文姬歸漢，也會惹得胡人思慕，捲蘆葉爲吹筩，奏哀怨的十八拍。巾幘中有此矯健，難道你堂堂鬚眉就只知縮了尾巴向後退麼？

唉，說什麼，朋友，我還是沒見過長城！在恨着自己，不能像大鵬鳥插翅飛去；在恨着自己，擺不脫蝸牛似的蹊徑，和周身無名的鍊索。投筆從戎倒好，可惜沒有班仲升底韜略。景慕張騫，景慕馬援，但又無由出使西域，去馬革裹屍。奈何！嗚，『匈奴未滅，何以家爲！』漢驃騎將軍霍去病那纔算有骨頭！無怪他六出伐匈奴，卒得威震異域。

我還沒見過長城！但是，長城我是終於要見見的！有朝一日，我們弟兄從夢中醒了，彈一彈身上的懶惰，振一振頭腦裏的懵懂，預備好，整裝出發，我將出馬蘭峪，去

東北的承德，赤峯；出殺虎口，去歸綏，白靈廟；從酒泉過嘉峪關，去安西、哈密、吐魯番。也想，翻回來，再過過天下第一關，去拜拜盛京，問候問候那依舊的中國百姓！長城，登臨匪遙，願爾爲祖國作障，壯起膽來！

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七日。